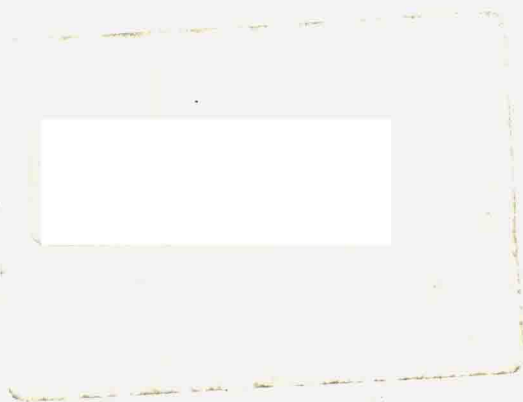


孙犁 | 著

QINGCHUNYUMENG
SUNLI SANWEN JINGXUANJI

青春余梦

孙犁散文精选集



青春余梦

孙犁散文精选集

孙 犁 | 著

QINGCHUNYUMENG

SUNLI SANWEN JINGXUANJI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余梦 : 孙犁散文精选集 / 孙犁著.

-- 北京 : 新华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5166-2900-0

I. ①青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63117号

青春余梦 : 孙犁散文精选集

作 者 : 孙 犁

责任编辑 : 李 成

责任印制 : 廖成华

封面设计 : 臻美书装

出版发行 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: 100040

网 址 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 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 : 010 - 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: 010 - 63072012

照 排 : 臻美书装

印 刷 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: 133mm × 215mm

印 张 : 11

字 数 : 250千字

版 次 : 2016年11月第一版

印 次 :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166-2900-0

定 价 : 3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: 010-63077101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平原的觉醒

识字班 / 3

投宿 / 9

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/ 11

相片 / 15

织席记 / 17

采蒲台的苇 / 20

一别十年同口镇 / 22

访旧 / 25

某村旧事 / 29

平原的觉醒 / 35

“古城会” / 40

第二辑 乡里旧闻

度春荒 / 47

村 长 / 49

凤池叔 / 51

干 巴 / 54

木匠的女儿 / 57

老 刁 / 62

菜 虎 / 65

光 棍 / 68

外祖母家 / 71

瞎 周 / 73

楞起叔 / 77

根雨叔 / 79

乡里旧闻 / 82

玉华婶 / 85

疤增叔 / 88

秋喜叔 / 90

大嘴哥 / 92

大 根 / 95

刁 叔 / 98

老焕叔 / 101

第三辑 青春余梦

黄 鹂 / 107

石 子 / 111

保定旧事 / 115

服装的故事 / 122

童年漫忆 / 126

吃粥有感 / 132

新年悬旧照 / 134

亡人逸事 / 136

母亲的记忆 / 140

青春余梦 / 142

芸斋梦余 / 145

住房的故事 / 148

夜晚的故事 / 151

吃饭的故事 / 155

鞋的故事 / 157

晚秋植物记 / 161

老 家 / 164

菜 花 / 166

居楼随笔 / 169

暑期杂记 / 174

庸庐闲话 / 179

残瓷人 / 186

秋凉偶记 / 188

第四辑 文字生涯

回忆沙可夫同志 / 195

清明随笔 / 200

远的怀念 / 206

伙伴的回忆 / 210

删去的文字 / 217

装书小记 / 222

悼画家马达 / 225

关于《山地回忆》的回忆 / 231

谈赵树理 / 235

文字生涯 / 241

书的梦 / 247

画的梦 / 253

戏的梦 / 257

夜 思 / 266

悼念李季同志 / 271

我的二十四史 / 276

同口旧事 / 279

报纸的故事 / 288

书 信 / 292

告 别 / 295

黄 叶 / 300

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/ 303

记邹明 / 309

记老邵 / 317

朋友的彩笔 / 322

悼康濯 / 325

我的绿色书 / 328

《善闾室纪年》摘抄 / 330

第一辑

平原的觉醒



识字班

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。

鲜姜台是个小村子，三姓，十几家人家，差不多都是佃户，原本是个“庄子”。

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，高低不平的。村前是条小河，水长年地流着。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，正午前后，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，自东向西地滚动着。

冬天到来了。

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，住得很好，分不出你我来啦。过阳历年，机关杀了个猪，请村里的男人坐席，吃了一顿，又叫小鬼们端着菜，托着饼，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。

而村里呢，买了一只山羊，送到机关的厨房。到旧历腊八日，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，给他们熬腊八粥。

鲜姜台的小孩子们，从过了新年，就都学会了唱《卖梨膏糖》，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。

他们放着山羊，在雪地里，或是在山坡上，喊叫着：

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，

五谷丰登打满场，

黑枣长的肥又大呵，

红枣打的晒满房呵。

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，
帮助军队去打仗，
自己打仗保家乡呵，
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。

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，
大鞋做得硬梆梆，
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，
赶走日本回东洋呵。

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，就更得意洋洋了。如果是在放着羊，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：

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，
拿起红缨枪去站岗，
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，
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。

接着是“得得呛”，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，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。

大家住在一起，住在一个院里，什么也谈，过去的事，现在的事，以至未来的事。吃饭的时候，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，走进同志们的房子：“你们吃吧！”

同志们也就接过来，再给他些干饭；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。

“这孩子几岁了？”

“七岁了呢。”

“认识字吧？”

“哪里去识字呢！”

接着，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，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。自卫队的班长，妇救会的班长，儿童团的班长，都忙起来了。

怎么都是班长呢？有的读者要问啦！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，是一个“编村”，所以都叫班。

打扫了一间房子，找了一块黑板，——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。又找了几支粉笔。订了个功课表：识字，讲报，唱歌。

全村的人都参加学习。

分成了两个班：自卫队——青抗先一班，这算第一班；妇女——儿童团一班，这算第二班。

每天吃过午饭，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，那位长脚板的班长，便挨户去告诉了：

“大青他妈，吃了饭上学去呵！”

“等我刷了碗吧！”

“不要去晚了。”

当机关的“先生”同志走到屋里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。小孩子闹得很厉害，总是咧着嘴笑。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：

“三槐，你奶奶那么老了，还来干什么呢？”

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，便大声喊起来，第一句是：“你们小王八羔子！”第二句是：“人老心不老！”

还是“先生”调停了事。

第二班的“先生”，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，可是有一回，一个女同志病了，叫一个男“先生”去代课，一进门，女人们便叫起来：

“呵！不行！我们不叫他上！”

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，有的便要走出去，差一点没散了台，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：

“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这些顽固！”

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“王八羔子”，可也终于听下去了。

这一回，弄得这个男“先生”也不好意思，他整整两点钟，把身子退到墙角去，说话小心翼翼的。

等到下课的时候，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，互相问：

“你学会了几个字？”

“五个。”

可有一天，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：

“念什么书呢，快过年了，孩子们还没新鞋。”

“念老鼠！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！”

“坐在板凳上，不舒服，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！”

“明天，我们带鞋底子去吧，偷着纳两针。”

第二天，果然“先生”看见有一个女人，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。先生指了出来，大家哄堂大笑，那女人红了脸。

其实，这都是头几天的事。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。一轮到她们上学，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，赶紧吃完，刷了锅，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：

“你看着他，我去上学了！”

并且有的着了急，她们想：“什么时候，才能自己看报呵！”

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、青抗先同志们，这里很少提到他们。可是，在这里，我向你们报告吧：他们进步是顶快的，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：

第一，要不是这个年头，我们能念书？别做梦了！活了半辈子，谁认得一个大字呢！

第二，只有这年头，念书、认字，才重要，查个路条，看个公事，看个报，不认字，不只是别扭，有时还会误事呢！

觉到了这两点，他们用不着人督促，学习便很努力了。

末了，我向读者报告一个“场面”作为结尾吧。

晚上，房子里并没有点灯，只有火盆里的火，闪着光亮。

鲜姜台的妇女班长，和她的丈夫，儿子们坐在炕上，围着火盆。她丈夫是自卫队，大儿子是青抗先，小孩子还小，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。

这个女班长开腔了：

“你们第一班，今天上的什么课？”

“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……”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。

妻子想笑话他，然而儿子接下去：

“换一个内阁！”

“当爹的还不如儿子，不害羞！”当妻的终于笑了。

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，紧接着：

“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？”

这个问题，不但叫当妻的一怔，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。他虽然和爹是一班，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，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，他说：

“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？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？”

当爹的便没话说了，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，她说，

“不用看还没讲，可是，我知道这个。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，只要有那三个坚持，他换什么花样，也不要紧，我们总能打胜它！”

接着，她又转向丈夫，笑着问：

“又得问住你：你说三个坚持，是坚持些什么？”

这回丈夫只说出一个，那是“坚持抗战”。

儿子又添了一个，是“坚持团结”。

最后，还是丈夫的妻、儿子的娘、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：“坚持抗战，坚持团结，坚持进步。”

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，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，儿子提议父、母、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，便铺上炕睡觉了。

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，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，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。

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

投宿

春天，天晚了，我来到一个村庄，到一个熟人家去住宿。走进院里，看见北窗前那棵梨树，和东北墙角石台上几只瓦花盆里的迎春，番石榴、月季花的叶子越发新鲜了。

我正在院里张望，主人出来招呼我，还是那个宽脸庞黑胡须，满脸红光充满希望的老人。我向他说明来意，并且说：

“我还是住那间南房吧！”

“不要住它了，”老人笑着说，“那里已经堆放了家具和柴草，这一次，让你住间好房吧！”

他从腰间掏出了钥匙，开了西房的门。这间房我也熟悉，门框上的红对联“白玉种蓝田百年和好”，还看得清楚。

我问：

“媳妇呢，住娘家去了？”

“不，去学习了，我那孩子去年升了连长，家来一次，接了她出去。孩子们愿意向上，我是不好阻挡的。”老人大声地骄傲地说。

我向他恭喜。他照料着我安置好东西，问过我晚饭吃过没有。我告诉他：一切用不着费心；他就告辞出去了。

我点着那留在桌子上的半截红蜡烛，屋子里更是耀眼。墙上的粉纸白的发光，两只红油箱叠放在一起，箱上装饰着年轻夫妇的热烈爱情的白蛇盗灵芝草的故事，墙上挂着麒麟送子的中堂和撒金的对联，红漆门楣上是高大的立镜，镜上